

讀通鑑論卷十四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撰

哀帝

桓溫請遷都雒陽誠收復之大計也然溫豈果有遷都之情哉慕容恪方遣呂護攻雒溫所遣援者舟師三千人而止溫果有經畧中原之志固當自帥大師以鎮維然後請遷未晚惴惴然自保荆楚而欲天子渡江以進圖天下夫誰信之爲此言也特以試朝廷所以荅之者而舉國驚憂孫綽陳百姓震駭之說貽溫以笑溫固曰吾一言而人皆震恐吾何求而不得哉王述曰但從之自無所至溫說折

矣而周章議論之情形已早入溫之目中其云致意興公何不尋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非憚綽也笑晉人之不足與人家國也夫溫以虛聲動朝廷朝廷亦豈可以虛聲應之王述之議亦虛聲也使果能率三矢兩淮之眾渡江而嚮壽譙詔溫移屯於維繕城郭修塢戍爲戰守計而車駕以次遷焉溫且不能中止外可以捍燕秦而內亦可以折溫之逆志乘其機而用吾制勝之策誠百年一日之會而晉不能也燕秦測之溫諒之晉不亡者幸耳內甯而外可無憂一道也處治安之世以建威銷萌之道也外無憂而內可甯一道也處紛亂之日以彊幹弱枝之道也夫桓溫

者何足慮哉慕容恪之沈鷺苻堅之恢豁東西交逼以相
吞而唯與溫相禁制於虛聲曾不念彊夷之心馳於江介
也是足悲也晉不成乎其爲君臣而溫亦不固爲操懿者
也

爲人後者爲所生父母服期亦天下之通喪也僅見於士
喪禮而以情理推之固可通於天子天子喪禮無傳文後
世執期喪達乎大夫之說以屈厭而議短喪非也哀帝欲
爲所生周太妃服三年則過旣而欲服期是已江霏執服
總之說抑帝而從之邪說也天子絕期而又何總乎爲人
後而繼大宗承正統上嚴祖考而不得厚其私親此以君

臣之義裁之也故歐陽修張孚敬稱考稱皇稱帝之說紊
大綱而違公義固不若漢光武稱府君之爲允矣位號者
天下之公尊非人子所得以己之尊加於其親義也若夫
死而哀從中發哭踊服飾之節達其中心之不忍忘則仁
也降而爲期止矣過此而又降焉是以位爲重而輕恩戕
性之仁矣哀死者情也情之所自生者性也稱尊者名也
名之所依者分也秩然不可干者分以定名愴然不容已
者情以盡性舜視天下猶艸芥而不得於親不可以爲人
子獨非人之子與必欲等之於疏屬而薄之則何如辭天
子之位而可盡一日之哀也王子母死請數月之喪而孟

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生而爲庶子莫如之何也哀帝不立乎天子之位而可致其哀非生而誦者也然則天子之位其爲帝之桎梏乎周禮殘缺而往聖之精義不傳保殘之儒徒紛紜以賊道奚足取乎

苻堅之世富商趙掇等車服僭侈諸公競引以爲卿堅惡而禁之天下之大防二□□□也君子小人也非本末有別而先王強爲之防也夷狄之與華夏所生異地其地異其氣異矣氣異而習異習異而所知所行蔑不異焉乃於其中亦自有其貴賤焉特地界分天氣殊而不可亂亂則人極毀華夏之生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防之於早所

以定人極而保人之生因乎天也君子之與小人所生異
種異種者其質異也質異而習異習異而所知所行蔑不
異焉乃於其中自有其巧拙焉特所產殊類所尙殊方而
不可亂亂則人理悖貧弱之民亦受其吞噬而憔悴防之
於濫所以存人理而裕人之生因乎天也嗚呼小人之亂
君子無殊於夷狄之亂華夏或且玩焉而孰知其害之烈
也小人之巧拙自以類分拙者安拙而以自困巧者銜巧
而以賊人拙者農圃也自困而害未及人者也然夫子未
嘗輕以小人斥人而特斥樊遲惡之甚辨之嚴矣漢等力
田於孝弟以取士而禮教凌遲故曰三代以下無盛治夫

以農圃亂君子而弊且如此況商賈乎商賈者於小人之
類爲巧而蔑人之性賊人之生爲已亟者也乃其氣恆與
夷狄而相取其質恆與夷狄而相得故夷狄興而商賈貴
許衡者竊附於君子者也且曰士大夫居官而爲商可以
養廉嗚呼日狎於金帛貨賄盈虛子母之籌量則耳爲之
瞶目爲之熒心爲之奔氣爲之蕩衡之於小人也尤其巧
而賊者也而能溷廁君子之林乎以要言之天下之大防
二而其歸一也一者何也義利之分也生於利之鄉長於
利之塗父兄之所熏肌膚筋骸之所便心旌所指志動氣
隨魂交神往沈沒於利之中終不可移而之於華夏君子

之津涘故均是人也而夷夏分以其疆君子小人殊以其類防之不可不嚴也夫□之亂□久矣狎而召之利而安之者嗜利之小人也而商賈爲其最夷狄資商賈而利商賈恃夷狄而驕而人道幾於永滅無磁則鐵不動無珀則芥不黏也

帝奔

慕容暉罷蔭戶至二十萬以東北一隅而二十萬戶爲權貴所蔭不受公家之役民戶減少則賦役偏重而民之疲瘠甚矣蓋夷狄之初起也上下無章資部族之彊力以割據而瓜分之狎爲己有舊矣故暉從悅綰之請糾擿還郡

縣而舉國怨怒然暉之亡自以疑慕容垂使外叛而致敗
既非罷蔭戶之所致國無紀而民困積弊雖去而害已深
故苻堅假仁義以動眾而席捲之則悅結之言亦憾其不
夙爾嗚呼豈獨夷狄之不綱者爲然哉四海之民力自足
以給天下之用而衛宗社乃上不在國下不在民居閒而
爲蠹賊者中涓也威曉也債帥也勳舊也皆頑民竄卒之
所依以耗國而墮重於民者也劉忠宣一按隱占之禁旅
而怨謗已騰卒致撓敗君明臣忠卒不能施釐正者親疏
遠邇之勢殊而輕重已移也其如此之浮言胥動者何哉
夫此瑣瑣者之恩怨何足以繫國家之安危人主不審會

不如慕容暉之能斷矣制之有法而慎於始且不能持於其後祖宗之法未可恃也中葉之主能不惑者未見其人也天下所以鮮有道之長也

桓溫伐燕大敗於枋頭申允料之驗矣允曰晉之廷臣必將乖阻以敗其事史不著乖阻之實而以孫盛陽秋直書其敗觀之則溫之敗晉臣所深喜而樂道之者也會稽王昱不能自彊而徒畏人之軋己王彪之弗能正焉嗚呼人之瑣尾而儉也亦至是哉秦檜之稱臣納賂而忘讎也畏岳飛之勝而奪宋也飛亦未決其能滅金耳飛而滅金因以伐宋其視囚父俘兄之怨奚若而視臯亭潮落碇門颺

發塊肉無依者又奚若也溫亦未能舉燕之爲憂耳溫而
舉燕其篡不篡亦未可知也爲君相者居重以不失人望
之歸盡道以得民推誠以得士以禮待溫以道馭溫靜正
而不驚建威以自固溫抑惡能逞志以逆而不恤天下之
公討不然則王莽蕭道成固無毫髮之勳庸而竊大寶如
拾芥矣庸主陋臣如嬰兒之護餌而徒忌其姊姊尙能安
於位以有爲乎處堂以嬉授兵柄於溫而又幸其敗溫之
怨且深其輕朝廷也益甚故會稽立而憤盈以逞非其死
之速也晉必移社於桓氏矣舍夷夏之大防置君父之大
怨徒爲疑忌以沮喪成功庸主具臣之爲天下僇晉宋如

合一轍亦古今之通憾已春秋子桓文之功諱召王請隧之逆聖人之情見矣若孫盛之流徇流俗而矜直筆幸災樂禍亦惡足道哉

王猛請慕容垂之佩刀給其子使叛逃期以殺垂司馬溫公譏其非雅德君子所爲何望猛之厚而責之薄也猛者亂人之雄者耳惡知德哉猛以桓溫爲不足有爲而不歸晉將謂苻堅之可與定天下乎乃堅亡而晉固存果孰短而孰長邪使猛隨溫而東也歸晉也非歸溫也猛而果有定天下之畧則因溫以歸晉而因可用晉以制溫然則其不隨溫而東乃智量出乎溫之下而欲擇易與者以獲富

貴耳慕容垂奔秦慕容評以鬻薪賣水之猥賤而握重兵
猛滅之非智勇之絕人摧枯折朽之易也苻堅之不欲殺
垂猛豈能聞之而徒爲撓亂忌其寵而已矣其誓三軍曰
王景畧受國厚恩任兼內外受爵明君之廷稱觴父母之
室不亦美乎猛之涯量盡於此矣紿無知之稚子而陷其
死商鞅張儀之術也朱子曰三秦豪傑之士非猛而誰伏
戈矛於談笑激叛亂以殺人妾婦耳奚豪傑之云

簡文帝

簡文爲琅邪王相晉五年桓溫外拒燕秦內攻袁瑾而漠
然不相爲援蓋其惡溫而忌之風也旣惡溫矣抑不能樹

賢能修備禦以制溫溫視之如視肉徒有目而無手足故
憊之而猶攤立之以爲是可談笑而坐攘之者也蓋至於
聽溫之叛己以立而遂立焉則生人之心生人之氣無有
存焉者矣帝奔未有失德溫誣其過而廢之於斯時也簡
文旣不能折之以衛奔則以死拒溫而必不立奉名義之
正涕泣以矢之溫亦豈能遽殺己者如其不擇而推刃於
己則溫之逆受眾惡而不足以容卽令己殺而溫篡亦可
無咎於天下乃雖覲然南面而旋隕天年位與壽皆朝露
耳等死也爲晉恭齊順之飲醢何如誓死不立以頸血報
宗社哉溫賊也簡文相其君而篡之亦賊也賊與賊以智

力爲勝負而不敵者受吞必然之勢也病而一日一夜四發詔召溫入輔遺詔且云君自取之乃語王坦之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非但闇弱如謝安所云似惠帝者耳得一日焉服袞冕正南面而心已愜易其忌溫之心而戴溫不忘樂以祖宗之天下奉之而酬其惠也洵哉簡文之爲賊也

孝武帝

簡文以懿親任輔相而與賊同逆尸天子之位名器在其手而唯其所與雖有王彪之謝安王坦之忠賢而無可如何也天不祚逆使之速殞而諸賢之志伸矣坦之裂居攝

之詔惟簡文篤疾不能與之爭也太子之立廷臣欲待溫處分太子既立太后猶有居攝之命彪之抗議不從溫入朝謝安談笑而視之若無惟簡文之已死也孝武方十歲抑非英武之姿諸賢之志可伸而於簡文也則不能但責簡文以闇弱豈其出於十歲嬰兒之下乎故謂簡文與人同逆而私相授受非苛論也簡文篡而彪之不能止者溫與之協謀內外之權交失也簡文死溫雖有淫威而內無爲之主者於是彪之乃得忼慨以正之謝安乃得從容以潛消之溫之爲深憂矣簡文居中以掣曳諸賢之因不在簡文之簡文而小將祚去終天奪匪人之速亦快矣若桓溫